

琴星 著

网络时代的 WANGLUO SHIDAI DE JUNSHI 军事 ANQUAN 安全

网络时代的政治安全

WANGLUO SHIDAI DE ZHENGZHI ANQUAN

网络时代的经济安全

WANGLUO SHIDAI DE JINGJI ANQUAN

网络时代的军事安全

WANGLUO SHIDAI DE JUNSHI ANQUAN

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

WANGLUO SHIDAI DE XINXI ANQUAN



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丛书

WANGLUO SHIDAI DE GUOJIA ANQUAN ZHANLUE CONGSHU

E1/8

网络时代的军事安全

琴星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时代的军事安全/琴星主编. - 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641-264-6

I. 网… II. 琴… III. 军事-安全-研究 IV. E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218 号

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丛书

网络时代的军事安全

琴 星 著

责任编辑 马保民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4.125 印张 328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册

ISBN 7-80641-264-6/C·009 定价:21.00 元

序 言

安全,安全!

尽管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的因素在不断地增长,但是,人们还是在一年中经历了 30 多场局部武装冲突,在“连天烽火”中度过了多灾多难的 1998 年,颤颤惊惊地迈入了仍是“遍地狼烟”的世纪之末的 1999 年。

1998 年 2 月底,南联盟科索沃地区阿族分裂武装袭击政府警察,使持续已久的科索沃局势急剧恶化。西方大国以军事打击相威胁,企图压服南斯拉夫,迫其接受所谓解决科索沃局势的“和平方案”未果,北约便于 10 月 13 日发出了空中打击的命令。同日,南总统米洛舍维奇与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达成和平协议,才使科索沃人民暂时免去了一场战祸。可是,就在前南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于巴黎郊区的朗布依埃召集科索沃冲突双方进行和谈的同时,科索沃地区的流血事件却接连发生,为北约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提供了口实。最终以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的为期 78 天的狂轰烂炸,宣告了科索沃问题和平解决方案的破产。

5 月 11~13 日,印度悍然在 48 小时之内先后进行了两轮 5 次核试验。巴基斯坦也不甘示弱,于 5 月 28~30 日连续进行了 6

次核试验,在南亚次大陆引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核军备竞赛。11月,印度又针对巴基斯坦在西海岸举行了名为“'98三军两栖登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出动了约40架飞机、28艘舰艇和8000名军人,是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登陆演习。3个多月后,印度又动用了包括米格-29、米格-21、米格-27、苏-30和幻影-2000等先进作战飞机在内的100架飞机,于1999年3月7日在印巴边境举行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军军事演习。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于演习的当天还宣称,新德里准备试验发射一种射程更远的能携带核武器的“烈火”式导弹。巴基斯坦也非“省油的灯”,与印度针锋相对。后来,两国的尖锐对抗终于演至1999年4月的竞射中程弹道导弹,并在克什米尔地区大动起干戈来,大有爆发“第四次印巴战争”之势。

8月2日,刚果(金)再次发生战乱,叛军一度逼近首都金沙萨。非洲大湖地区多个国家卷入战火。直到11月28日,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下,冲突有关8个国家才勉强达成停火协议。然而,与刚果(金)尖锐对立的两个集团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欲罢不能的野心比较起来,这个协议显得是多么的脆弱!

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大使馆发生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近5000人受伤;8月20日,盛怒之下的美国为了报复这起爆炸事件的制造者——“当今世界上国际恐怖主义最显著的组织者和资助者(克林顿语)”本·拉登,动用巡航导弹和飞机袭击了位于阿富汗境内的拉登6处营地和苏丹首都喀土穆郊区的一个制药厂。美国的报复更加激怒了拉登,他扬言要“在世界任何角落作出反击,不管军民男女”。由此看来,双方要在“恐怖”与“反恐怖”这一特殊战场打一场“持久战”了。

10月23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同以色列

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以以色列第二阶段从约旦河西岸撤军等问题签署了临时和平协议。然而进入12月,巴以流血冲突却不断发生。12月21日,以议会通过解散议会和提前大选议案,使好不容易签署的和平协议落实受阻,中东和平的道路将更加漫长。

2月11日,伊拉克核查危机两度发展到战争边缘。12月17日起,美、英两国公然将联合国撇在一边,单独对伊拉克进行了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中打击,将苦难深重的伊拉克人民再度推向了战争的深渊。然而,美、英两国并未就此打住,而是不时地向伊拉克“导”上几弹,使伊拉克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

在非洲之角的两个老对手——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1998年还被人们盛赞为“非洲复兴的排头兵”,却在战火暂时平息了8个月之后,又于1999年的2月6日重开战端,在两国边境大打出手,其战火将蔓延到非洲两国之外的地区,“削弱非洲之角脆弱的复兴希望,挑起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从而成为非洲“1999年一个糟糕的开端”。

还有,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内战已打了近36年,已经使20万人丧身或失踪,目前仍无止息的任何迹象。

.....

一片片战争的“狼烟”再次打破了世界人民好不容易才赢得的短暂的和平局面,将人们对世界全面而永久和平的期望荡涤殆尽。

“冷战”的结束和“两极”之一的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世纪,世界大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可能避免。

但是,由于前苏联的解体造成国际战略力量骤然失衡,导致日趋激烈的对“战略真空”的激烈争夺;潜伏在两极体制下的民族、种族、宗教矛盾和领土、资源纷争,也由于压力突然消失而迸发出来,

演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局部战争。

于是,“从中国西部的阿富汗到巴基斯坦,从印度到斯里兰卡,从伊朗到伊拉克,从土耳其到希腊,从中亚到巴尔干,从中东到整个非洲,很多地方都有战火在燃烧,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两极尖锐对立的“冷战”时期虽然结束了,但各式各样的危机和对抗却没有减少!

“虽然战争已经过时,我们却生活在一个连续不断进行战争的世界。”尼克松在他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这样说道。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人类首要的目标就是解决生存的问题,而为了达此目的,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军事力量。所以,在战争充斥的人类文明中,军事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支配国家政治生活已有几千载。

在当今“自助自强”、“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生存问题仍然是人们追求的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手段依然是实现安全的最终形式。就连一贯倡导“相互依存”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等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某个问题涉及生死存亡问题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可能又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相互依存”并不能否定军事因素以及战争作为安全手段的运用。军事安全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因此我们说,世界的全面和平尚待时日,不能忽视国家的军事安全!

目 录

序 言 安全,安全!	(1)
------------------	-----

第一章 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的屏障	(1)
-------------------------	-----

1. 国家安全新概念	(2)
2. 国家安全呼唤军事安全	(9)
3. 踏着战争硝烟进入新世纪	(30)

第二章 科索沃告诉世界	(41)
-------------------	------

1. 科索沃危机事出有因	(42)
2. “劝架的成了打架的”	(48)
3. “醉翁之意不在酒”	(53)
4. “今天是科索沃,明天是全世界”	(60)
5. 欧洲安全亮起了红灯	(77)
6. “多极化”受到挑战	(86)

第三章 “山姆大叔”的独极梦	(91)
1. 从兰德公司的报告说起	(93)
2. 为了“美国的世纪”	(106)
3. “孤独的宪兵”	(131)
第四章 北约欲何往?	(150)
1. “冷战”中的“畸形儿”	(151)
2. “铁幕”已经撤下,“钢墙”却又铸了起来	(160)
3. 北约,请走好!	(171)
4. “一统”之路不好走!	(184)
第五章 “重振旧山河”	(197)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98)
2. “恢复强大的俄国”	(210)
3. 欲与美国试比高	(225)
第六章 亚太地区不太平	(243)
1. 危险的“新三角”	(244)
2. 日本开始了“第三次远航”	(259)
3. “烈火”在南亚升腾	(274)
第七章 未来战争什么样?	(291)
1. 战争序幕将这样拉开	(292)
2. “多姿多彩”的未来战争	(297)
3. “第四代战争”正向我们走来	(303)

4. 填补战争与和平“沟壑”的“信息战”	(308)
5. 空袭警报频繁响起	(323)
6. 分给每人一颗原子弹	(331)
 第八章 和平的因素在增长	 (336)
1. “两极”终结竞自由	(340)
2. 多极化的格局平衡了世界	(351)
3. “战略对手”终于成了“战略伙伴”	(362)
4. 军控与裁军——平衡世界的重要砝码	(372)
 第九章 中国不要战争	 (385)
1. 不容乐观的安全环境	(387)
2. “永不当头”	(410)
3. 应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有所作为	(424)

第一章

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的屏障

“安全”，一个人类永恒的话题，一个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离不开“安全”。于是，“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概念应运而生。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不重视其“国家安全”，并以此为终极目标。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全是国家的命运，是国家统治的基础”。

尽管不同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处于不同的国际体系和实力地位的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目标有不同的追求，但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将保护本国安全作为其首要职责。

国家安全有着极为宽泛的内涵。诸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众多安全目标的实现，无一不是以军事安全目标的实现为前提条件的。

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整体屏障。

1. 国家安全新概念

1997年4月22~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两国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联合声明”。24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又在莫斯科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个引人注目的协定“是一个意义非比寻常的创举”:它不仅有利于相关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而且为“冷战”后的世界提供了一个迥然有别于“冷战思维”的新的安全模式。

的确,新的世界战略格局带来了国际关系体系“整体性、深层次震撼的变革”,即整个国家社会呈现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这种剧烈的变动,必定会带来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

人们不会忘记,在“冷战”时期,由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对抗,扩展为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它们之间竞相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竭力争夺势力范围,结果险些将世界送上核大战的边缘。这一时期的安全观的核心就是“将己方的安全建立在对方的不安全上”。那时的国家安全观所关注的焦点,一是主权国家如何应对外来的战争威胁和军事入侵,二是主权国家如何防止来自外部的政治干预、压力和颠覆,以及经济上的封锁、制裁和掠夺。

“冷战”结束以后,在和平与发展大潮的冲击下,“经济和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人口、环境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虽然笼罩在人类头上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核大战的阴云已经散去,但局部的武装冲突和区域性的战争依然不断,世界敏感地区的“冲突热点”仍然存在,引发战争危机的“因素难题”尚未解决。即如1998年上半年,伊拉克核查危机尚未

结束,印度又将“核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制造了一场波及全世界的核恐怖,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在世纪之末的1999年新年伊始,“沙漠之狐”尚未遁去,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又点燃了巴尔干地区的“火药桶”,引发了一场更大范围的危机。

如此“缤纷多彩的世界,多种多样的问题”,伴随着探索建立“冷战”后以及跨世纪的地区和全球新秩序的进程,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冷战”时期更为突出。在这种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更新的含义和更广泛的内容”。

那么,在如今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以及全球事务中“经济因素”日益突出、促进发展成为主流的新形势下,如何确保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应当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安全观?新的安全观具有哪些特殊内涵?

近年来,各国就此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最后均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寻求安全保障”这一答案上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冷战”后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基本目标是,“在调整与变革进程中保持国内稳定以利于经济与社会持续、全面发展,在世界格局和安全秩序发生巨大变化与重组过程中消除紧张、避免对抗、确保国际环境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基于这种认识,“增强国防力量、进行安全问题多边磋商、谈判以缓解紧张局势,平息对抗危机,已成为‘冷战’后世界多数国家与追求经济发展相并列的同等重要目标”。

本着这一思想形成的国际安全关系新框架,无疑也就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在设定国家安全构想的同时,开始将整个人类的共同安全纳入其中;在确保‘生存安全’的同时,开始更多地考虑‘发展安全’;在思量‘军事安全’保障的同时,开始将政

治、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纳入新的安全考虑之中”。

正因为如此,当今的国家安全概念日益泛化,安全意识与安全概念从政治、军事领域逐步扩大到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等领域。安全概念和政策的指向,从过去着重确认和主要对付来自外部的威胁,延伸到关注国内的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生活、本国文化价值体系方向调整。换句话说,“冷战”结束后,长期以来的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国家安全概念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核扩散、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膨胀、恐怖主义,电脑“黑客”、跨国犯罪,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内战和民族、宗教冲突等,都成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也就更加宽泛。它除了“冷战”时期考虑较多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之外,还包括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自然灾害与国家安全”、“国内动乱与国家安全”等这些新的安全领域的内容。与此相应,就出现了一些涉及分析与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提法,诸如“综合安全”、“大安全”、“总体安全”、“国家安全综合保障战略”等,使国家安全问题“日趋具体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对此,西方一些国家提出了“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的概念,以与“冷战”时代的“传统安全”概念相区别。

也就是说,当代国家安全观念具有综合性更强、内容更加全面的特点。具体体现在:

一是提倡“综合安全”。“冷战”后时代的安全概念“已不局限于军事或情报领域和范围”,或者说“已不属于一国军事或情报等其他单一领域内的特定概念”,而是包容了一国政治、经济、金融、资源、科技、信息、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而且彼此关联、相互渗透

和相互影响。换言之,当今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已由单一化转向多样化。因而必须“从整体的角度和用综合的方法消除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与未来的威胁”。

二是要求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必须贯彻“多边化”的原则。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家生活日益国际化的形势下,国家安全也越来越趋向国际化。也就是说,在开放的环境下,一方面,一国的安全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的影响,“一些源自国际的‘不安全因素’会不时地渗透或波及到国内,有可能造成一些‘不安全问题’和影响;另一方面,一国的发展与稳定既受制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方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将是今后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化趋势。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外部安全问题不再纯属一国的事务或由一国的政策所能解决的”,而必须依靠更多的相关国家在“不同层次、采取不同渠道来解决或维系”。

三是强调“合作安全”。随着国际生活一体化的发展,“冷战”时代那种彼此对立、各自为阵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代之以更多地带有“妥协”和“合作”色彩的新型国际安全竞争模式。如今大国关系中出现的“伙伴关系”热便是这种新模式的产物。因此,“加强谈判对话,扩大安全合作”便成为各国调整和构筑稳定可信的安全关系与国际安全,确保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各国之间的‘进攻性’的安全竞争正在更多地为‘防御性’的安全竞争所取代,建立信任而不是加剧猜疑,寻求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不是一味追求对别国的军事优势以扩张本国的安全利益,加强和扩大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和遏制,防止战争发生而不是赢得战争”,将成为各国处理安全事务的基本原则。

到这里,新的安全观所包容的时代内涵已基本明朗了。李庆

功、韦伟在 1997 年 12 月 24 日的《解放军报》上,以《世界需要新安全观》为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从政治安全的角度看,新的安全观要求:国家的政体和制度不能由他国来改变,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不容他国侵犯,国家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允许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更不允许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颐指气使,推行强权政治,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这是全球和地区安全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新安全观要求: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容损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决不允许以经济制裁对他国实施报复,更不允许以经济制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应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进行,不允许把最惠国待遇、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作为一张“牌”,对他国进行施压,干扰他国的经济发展;经济竞争应按照国际法准则和规划来进行,出现经济矛盾、磨擦和分歧是正常的,但必须通过平等对话、协商与谈判来解决。

从科技安全的角度看,新的安全观要求:科学技术应该造福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因此,应将科学技术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不能以科技转让作为对他国施压的工具;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首先应以维护人类安全为宗旨,而决不应以谋求军事优势为目的,更不能利用高科技武器挑起战端。

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新安全观要求:军事力量负有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使命,因此,加强军队建设、发展武器装备、改革军事机构是必需的;各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应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应着眼于预防危机发生、控制冲突升级;各国军事力量应在更宽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如打击恐怖主义、走私贩毒,遂行抢险救灾、人道援助等;国与国之间不应当、也不允许推行军事干涉主义,不能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各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军火贸易应以“不针对第三国”为原则。

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看,新的安全观要求:严格控制人口,以减缓对人类共同财富的消耗;着力保护资源,以延长地球和人类的生命极限;根治环境污染,力求使人类拥有一块永久生存的净土。处理好这类人类共同的安全问题,要靠各国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互相合作。

由此可见,新安全观的核心就是通过磋商、协调、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它是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基本依据,也是世界多极化格局的重要基石之一。

这段话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冷战”后新的安全概念的特定内涵,即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中,无论是国家安全问题还是国际安全问题,都将“比以往更多地涉及到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国际地位等问题”。而欲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又离不开“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合作取代争夺、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联盟集体安全”这些新的举措。